

DOI: 10.3969/j.issn.1672-8874.2012.02.016

· 教育管理 ·

对现代大学制度下学科评估的思考

林子涵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要] 制度建设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现代大学制度作为维护大学组织健康发展的规则体系, 强调回归学术本质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何有效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推进专业评估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以我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为例, 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审视现行的评估制度, 对当前学科评估的改进进行讨论, 以期通过学科评估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 学科评估;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G40-0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2)02-0051-04

The View of the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in the Modern College Educational System

LIN Zi-han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System establishment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ystem, as the rules to maintain the organization of healthful development, emphasizes the return of academic nature and great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is one of the crucial parts in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This paper, taking the disciplinary evaluation in graduate education for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examines the current assessment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evalu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ystem; discipline evaluation; system innovation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制度”建设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如何有效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1985年“镜泊湖”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工作的全面展开, 此后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评估活动, 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以研究生教育为对象的硕博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等。^[1]其中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开展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简称“学科评估”)在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自2002年首次开展至今, 已进行了两轮五次, 涉及81个一级学科,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评估体制。^[2]但结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求, 学科评估下一步工作仍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需要进一步改进。以我国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为例, 对现行的教育评估工作的改进进行讨论, 对于推进专业评估制度、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关性

大学制度伴随着大学组织的产生而产生, 是在社会发展逐步依赖知识生产的进程中, 以大学的学术性本质为根据, 确定的大学组织存在与健康发展的结构功能规则体系。^[3]现代大学制度以促进大学的高度社会化、有效发挥大学在经济社会中的重大作用为背景, 要求大学在拥有高度自主性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与社会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 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两大鲜明特征: 一是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现代大学制度是根据大学这一特定组织而言的。大学作为一个以高深知识为核心、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 无论其制度建设如何变化, 都是在充分占有大学本质的基础上, 必须遵循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4]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始终是支撑大学制度、维系大学发展的根本所在。^[5]大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在于学术性, 而现代大学制度则是维护大学学术自由和自主地位的根本保证。因此, 现代大学制度强调以大学本身为利益主体, 保证其在处理外部关系和学校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

[收稿日期] 2012-04-27

[作者简介] 林子涵(1988-), 女, 四川成都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权。二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现代社会,大学职能的扩展、知识的分化以及政府对大学发展的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促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知识产业的核心部分”,与社会需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更多的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社会服务中,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要求大学必须及时快速地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努力为社会提供服务。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强调如何在社会高度依赖知识的背景下,使大学与社会间形成更加密切稳定的联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各项制度平衡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关性首先体现在它们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大学的本质在于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传播和创新知识。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价值存在的实践保障,是大学的价值理想转化为实践的桥梁,同时也是对大学进行变革起支撑作用的动力机制。^[6]而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在于弄清高校在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状况,并据此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是对高等教育办学活动进行价值判断的有效途径。^[7]因此,评估作为高校发展过程中的监督评价制度,以其特有的功能维护高校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根基,与现代大学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保持一致性。

其次,评估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现代大学制度的背景下,为了确保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高等教育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市场条件的影响,政府对高校的管理由传统的全面控制和直接管理转为更多地利用立法、拨款、评估等手段的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8],这使得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评估体系得到更多的关注,评估成为现代大学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内部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大学自治和日益多样化意味着先前由其他机构决定的事务将由大学自行决定。更多的自治权意味着大学必须自行决定其现在和未来的功能类型,对教育质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开展高等教育评估的历史经验表明,追求高质量教育的动力主要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来自高校及其成员对自身使命的认识。^[9]这种趋势下,大学必须采取各种管理方式来确保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估制度作为对大学办学活动进行价值判断的有效途径,被摆在了越发重要的位置上。

二、当前学科评估中的问题分析

学科评估是通过判断一级学科整体情况达到所设置标准的程度和能力,来量度被评学科水平的高低,其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学位授予单位同一学科的水平,推动学科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10]自2002年首次开展试点工作至今,学科评估的理念从注重对数量的评价转变为对质量的关注,指标体系的区分度和数据采集的可靠性得到了提高,为学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从实践来看,学科评估在有效维护学科应有的自

主权与学科自由、引导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 指标体系设计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善性对现代大学评估制度的建设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不完善的指标体系,则容易误导学科的发展,无法发挥评估制度的质量保障职能。第一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分为理工农和管理学两类,包括四个一级指标,其中“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为客观指标,重在反映学科的整体实力。评估结果公布后,不少学者对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进行了讨论,朱允卫等人认为,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尽合理性,评估的导向性功能相对不足,学科评估应侧重对学科的功能、产出及其效率的评估。^[11]魏晖提出了指标体系优化原则,认为指标的设计要全面,更要重点突出,应突出学科的功能和学术产出。^[12]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在对指标体系进行优化的基础上于2006年启动了第二轮学科评估。从两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对比来看(见表1),第二轮评估的指标体系分为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六类,加强了分类评估,对不同学科门类的特色指标项及内涵进行了界定。但笔者认为,在现在大学制度的背景,指标体系中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

一是对学科特色的忽视。现代大学制度所强调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对学科建设而言,体现为大学可以根据自身长期积淀的传统和优势,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教授可以自主选择学术方向、研究重点,从而形成各自的学科特色。而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尽管区分了六大学科门类,如对人文社科和医学在“科研基础”、“论文专著”、“获奖专利”等指标上进行了内涵区分,但对于学校层次和学科性质上的差异并没有较好的体现。评估体系作为一种具有导向性的政策工具,要引导学科建设形成特色鲜明的格局。^[13]采用统一的指标和权重,会造成各个高校的学科都按着一个模式发展,一些高校可能会为了“适应”评估的“统一标准”,为了达标而放弃自身特色,使学科丧失多样性和活力,难以形成真正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二是对学科功能的忽视。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要求大学必须及时快速地对社会需要做出反应,通过培养适应社会和高素质人才、创造高质量科研成果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学科作为高校教育的具体承担者,也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一流的学科应培养一流的高素质人才,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14]因此对学科进行评估时应当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的内容,并且将学科满足社会需求作为学科评估的价值取向。但从现有的指标体系来看,对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还不够重视,如毕业生满足用人单位需求的程度、专利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学术论文专著的影响因子等都没有出现在评估体系中。据统计,目前我国约80%的专利产生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但转化率却

不到 10%，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垃圾专利。^[15] 如果评估时将 需求，为“专利”而“专利”的行为产生。这些专利也纳入统计数目之中，将导致部分高校无视市场

表 1 两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汇总

		第一轮评估	第二轮评估	
学术队伍		博士学位教师比例	教师情况	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总数
		硕士学位教师比例		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占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比例
		院士人数	专家情况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数
		长江学者人数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数
			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数	
科学研究	科研条件	国家重点学科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国防重点实验室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	科研基础	国家重点学科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国防重点实验室数，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人文社科基地数
				省部级重点学科，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省级人文社科基地数
	获奖情况	国家级、省部级一/二等奖数	获奖专利	获国家三大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数
				获省级三大奖及“最高奖”、省级哲学（人文）社科成果奖数，中华医学科技奖，中华中医药科技奖数
				获发明专利数（对工、农、医学）
学术论文	人均核心期刊论文数，人均 SCI 收录数，人均 EI 收录数	论文专著	CSCD 或 CSSCI 收录论文数及人均收录数，SCI、SSCI、ASCI、EI 及 MEDLINE 收录论文数及人均收录数	
			出版学术专著数	
科研项目	人均三年纵向经费数，国家重大科研经费数，省部级重大科研经费数	科研项目	境内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境外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经费，境内国家及境外合作科研项目数，人均科研经费	
人才培养	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获奖情况	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数，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提名论文数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数，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	学生情况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数，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留学生数	
三年研究生人均发表论文数				
		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	

资料来源：<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zlpj/xksppm/>

(二) 学术声誉调查的主观性较强

学术声誉调查是让同行专家根据个人经验来做判断，因其依靠专家个人的主观因素较大，这种评价往往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结论。在已进行的两轮学科评估中，学术声誉调查采取了简单的邀请一定数量的同行专家就各一级学科点进行打分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会掺杂一些人为因素，主观性较强。^[16] 尽管第二轮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调查专家的类别，除了聘请的同行专家外，还包括一些对学科学术影响有所了解的社会人士，但“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 评估机制不够健全

首先，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缺失。从评估的本质要求来看，“好的评估强调利益相关人的角色参与”。^[17] 高

等教育评估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政府、学校、市场之间关系的变革，作为利益相关人之一的学校，理应参与到学科评估中去。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属性来看，现代大学制度强调保证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也包括建立高校内部的学术自治系统。西方国家的评估模式中都形成了较强的高校内部自我质量保障意识。在英国，大学均设有内部质量评估机构，多数学校既实行经常的监控，又对各学科实行周期性的审查，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通过监督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有效性来达到外部质量保障的目的，其实质是对高等教育自治系统的尊重。^[18] 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学科评估程序中缺乏自评这一环节，高校自身层面的质量保障意识相对淡漠。所谓的“自评”，更多是为了迎接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而临时准备一些材料，发挥着为外部评估服务

的功能,无法体现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动态发展与不断完善,难以诊断出学科建设中真正存在的问题。

其次,评估的行政性会影响学科应有的学术自由。我国尽管“鼓励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参加教育评估”,并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19]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学科评估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承担,该机构虽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但实际属于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接受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领导,评估工作的开展受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托,为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20]因此,在实际的评估中,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评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惯性。^[21]一方面,从评估组织、评估体系、评估过程到评估结果的发布,都采用政府自上而下统一安排的方式,高校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另一方面,评估结果将作为政府政策制定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为了适应评估指标,高校和教师往往疲于应对,如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在核心期刊或SCI中发表论文的数量,或为了提高科研经费数量而有选择性地申报科研项目以保证在“科学研究”指标上有较突出的表现^[22],这些行为的结果片面地提高了学科评估的成绩,为学校学科建设争取了更多的资源,但实际上却影响了高校学术活动的自由性,评估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三、现代大学制度下完善学科评估的思考

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学科评估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树立多元评估理念,不断优化指标体系

“一个不合理的评估体系会把某些学科置于适合于其他学科的框架之内,从而阻碍了它的发展。”^[23]指标体系的完善应该基于“多元”的评估理念,强调特色评估和功能评估。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理查德曾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美国每个州都有一所旗舰式大学,但更多的学校很普通,却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并不嫉妒哈佛这样的名校,相反他们有令自己自豪的地方。”由此看出,特色是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并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们的重视。所谓特色,就是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个性特征。学科评估应该和学校目标以及不同的学科类型结合起来,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科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形成特色评估。对于不同层次和学校,一流大学或者一般院校,研究型大学或者教学研究型大学,其办学目的有明显不同,应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对于不同的学科,即使属于同一个门类,性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和偏重于应用实践研究的学科,前者以攻关科学前沿的重大难题、探索创新知识、构建新理论为目标,耗时巨大且价值也是潜在的,而后者则看重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否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等,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显著的效益,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学科类型,指标体系设计应在体现出一定的区别。即使是相同的学科,由于其所处学校的基础条件、地缘位置、办学目的等因素不同,其目标定位和发展思路也会出现差异,可以在现有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可以增设特色

评估指标,如行业特色、区域特色等,由此鼓励学校结合自身类型和层次的实际建设特色学科。针对学科对社会需求回应的不足,指标体系中可以增设社会价值指标,用以衡量学科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社会价值包括对社会贡献度、社会知名度、社会认同等^[24],具体可体现为有无毕业生做出重大发明或原创性成果、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情况、专利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水平等。

(二) 扩大调查对象范围,提高社会参与力度

高等教育治理中,政府职能由全面控制转变为间接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参与。随着我国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出现,高等教育中社会力量参与的幅度在增加,社会价值在评估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25]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声誉调查的客观性,调查对象的范围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专家。学科教授们对学术规律与学科建设的了解要比政府官员深刻得多,在选取调查对象时仍然应该以同行评议为主,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成果等跨单位跨学科的情况在大学中普遍存在,因此除了本学科的专家外,还可聘请一些有合作关系的相邻学科的专家,学科未来的发展需要相邻学科的协同作用。二是社会力量。针对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可选择各学科应用领域的顶尖专家和相关用人单位人士,从社会服务的角度对学科进行客观的评价,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

(三) 建立内部质量保障,逐步完善评估机制

一是建立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估机制。借鉴世界高等教育评估的经验,建立专业性中介评估机构是有效调节政府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市场之间矛盾,以及保持高校相对独立性的通用做法。在英国,不论是各专业团体和社会组织,还是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均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控制,它们在评估方式的选择和结果公布等方面皆享有很大的自主权。^[26]在这样一种机制下,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组织评估活动,而是着眼于评估活动的宏观管理,通过完善的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各类评估机构的建设,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性组织,真正发挥有效协调高校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矛盾的作用。

二是建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建立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既是保证学科质量的需要,也是保障现代大学制度下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需要。^[27]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科的持续改进。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评估制度改革应在不断加强和改进外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以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核心的评估机制。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有利于教育质量主体责任的回归,有利于学科自我规划、自主发展,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还能使评估更具正当性、适切性,减少弄虚作假,避免目标扭曲和价值失真。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需要调动起高校师生的主人翁意识,学科自评无疑是一种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方法。高校作为学科质量的内部保障主体,应积极开展学科自评,建立一套完整的高校学科自评体系,以促进学科建设,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

(下转第57页)

主要包括学生自评、课程总评、教学内容评价和教学方法评价等,共20题正向题目,随机抽取的试点班24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其中72.34%的学生接受把形成性评估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于学习态度,80%的学生表示认真或非常认真;70%以上的学生也表示在这种评估手段下可以完全理解课文。在座谈中,多数学生表示大学英语课程新鲜、有趣,不仅英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提高了,一些非语言能力,例如团队合作意识、研究能力,分析终结能力等都得到了提高。

课程评估体系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具体实施中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形成性评估的最佳占分比例还需要商榷和试验;参与形成性评估的活动及作业最好固定,不是越多越好;形成性评估结果最好能够即时公开,否则不能区别于终结性评估;加强学生自主管理能力,避免一些课外活动流于形式;形成性评估的大量数据整理工作加大了教师的负担,建议班型缩小,安排教师定期进修。学生的反馈也说明,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继续深入开展实验研究,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完善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的课程评估方式。

三、结论

语言能力作为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只是背诵模仿,也不单纯是语法知识的获得。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教学观

念的改革,由教师为中心的单向传授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双向交际;也是教学内容的改革,由单纯的记单词、记语法规则向语言的综合应用知识转变;更是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由一张试卷的终结性评估到多元化、多样化,静态与动态考核相结合的更加科学、更加以人为本的课程评估体系的转变。形成性评估由于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且以帮助和改进学生的学习为主要目的,与只注重评价学生学习结果的一次性课程期末考试相比,在督促和帮助学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3]。只有正确认识形成性评估的目的、作用和意义,制定比较完善的实施办法,加强落实措施,才能保证形成性评估工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确保大学英语课程评估的科学性、实用性。

【参考文献】

- [1] Thorpe, M. Assessment and third gener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J]. Distance Education, 1998, 19 (2): 265-286.
- [2] 王笃勤. 真实性评价:从理论到实践[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3] Kallick, B. Measuring from in the middle of learning, in: A. L. Costa & R. M. Liebmann (Eds) Supporting the Spirit of Learning: When Process is Content [C]. California: Corwin Press, Inc. 1997:203-219.

(责任编辑:彭安臣)

(上接第54页)

【参考文献】

- [1][17] 伊继东. 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 [2] 林梦泉,姜辉,等. 学科评估发展与改革探究[J]. 中国高等教育, 2010(21):43-44, 52.
- [3] 张俊宗. 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回应[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4] 宋觉.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9):64-67.
- [5] 邬大光. 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J]. 现代大学教育, 2001(1):31-32.
- [6][21][24] 张慧洁. 监督、问责:评估与现代大学制度[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5(5):42-47.
- [7] 别敦荣. 论高等教育评估的功能[J]. 高等教育研究, 2002(6):34-38.
- [8][27] 马廷奇. 现代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创新[J]. 江苏高教, 2008(1):16-19.
- [9] 沈玉顺. 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反思与改进[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10A) 1-4.
- [10][20] <http://www.edgdc.edu.cn/>.

- [11][14] 朱允卫,易开刚. 完善我国一级学科评估的对策思考[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5(12):52-54.
- [12][16] 魏晖,郑晓齐等. 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探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4(3):45-48.
- [13] 王梅,陈士俊. 对我国学科评估的若干思考[J]. 未来与发展, 2005(3):10-14.
- [15] 王凌峰,汪焰梅. 教育部2006年版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改进分析[J]. 黑龙江教育, 2008(1):152-153.
- [18][26] 俞佳君. 英国QAA的建立与发展——兼论英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制[J]. 煤炭高等教育, 2008(6):97-99.
- [19]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177/201008/93785.html>.
- [22] 张爱萍.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 当代教育论坛, 2010(11):83-84.
- [23] 迈克尔·斯科尔尼科. 关于专业评估和知识遵从的批判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4(2):23-32.
- [25] 石琳.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主体的多元化研究[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10(3):55-58.

(责任编辑:卢绍华)